

001079

三江縣志

黃旭初題



三江侗族自治縣地方志
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

三二紅
縣
志

黃旭初題

纂修三江縣志十一卷民國三十

五年丙戌（一九四六）十一月鋅板



国父遗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纂修三江县志序

三江自宋绍兴十四年建县以来，迄今八百余载矣，志尚付之阙如。明清两世，苏朝阳、廖蔚文、林大宏三贤尹，虽先后有作，要皆略而未备，类多散而无存。民国二十二年，中央研究院有征集县志之令，省修志局有各县采访之使，于时唐任文佐、郑任配天，暨邑绅覃卓吾、梁家善、龙澄波诸君，乃从事采辑，并以覃君卓吾为编修主任，五阅寒暑，至二十七年而稿成，卒未出版，仍无以公诸众。然细绎内容，诸欠翔实，有待于补充而鎔裁者，不一而足，亦未能遽付梨枣。三十二年七月，余奉命来典是邦，即有志于斯，无如敌焰方张，征兵筹饷，未遑其他，而予思固无日不念兹在兹。三十三年十一月，当局以整个战略关系，桂柳先后撤守，硕学通儒之疏散过此者，辄索阅县志，恒苦无以应之。疆域百里，朝代五更，而其典章文物，竟无一卷帙以示人，邑人之耻欤，邑宰之责也，宁复任其阙如，而使三江终无闻于世乎！正物色大匠，适党国先达监利姜实诚玉笙先生，由桂林莅止，晋接良久，徐征同意，而后礼请主其事。未几，百寿名宿陈涤凡学澧先生自大罗至，因实诚先生介，并礼请而为之辅。两先生学博识宏，思精体大，余谬兼馆长，叨陪究研，不八阅月，而十部完成。瘁矣二老，我独贪天，幸也何如，愧也何如。斯志始于空前紧张之日，成于最后胜利之时，凡县属八年来抗战史绩，都依现实，一一笔之于书，较之后来搜索故纸，东涂西抹，而犹疑似莫衷者，则确凿夥夥。全国千余县中，于此际而兴此役者，恐亦不多，是则此志，不但为本邑之先导，抑亦供全国各县之前驱。三江，从此不后于人矣。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乙酉(1945)十二月十五日署理三江县县长魏任重谨序

序

吾邑旧志，残阙久矣，近百余年，殆可谓无志。优秀之士，学问之伦，能内究禹域，外穷六洲之政教风俗，而于乡邑往事，或不能道，即耆宿多闻，苟非关心于辅政牖民，而能述先进以启后进者，亦鲜焉。文献散佚，记闻綦难故也。以是自民二十二年以还，贤侯邦彦，始致力于此，覃卓吾诸君子，因省志采访所及而草创之，未备也，内容之补充，文义之铨裁，均有待于贤者。历八年物色，然难乎其人，迨倭焰方张，贤豪萃集，监利姜公实诚莅临于此，县长魏公，知其为党国先达，邑人慕其硕望博识，群请主其事，百寿陈公涤凡，避地大罗，姜公魏公既悉其学问，邑人夙耳其风裁，并礼聘而勸助之。二公固以相得益彰，而不弃吾人之诚恳，不薄吾邑之陋塞，乃幸皆慨允焉。于是设馆于县临时参议会内，斯志之纂修，遂于民国三十四年五月重新而经始。维时，邑中远近知其事者，皆以先睹为快，以故观成之期较促，而二公增劳矣。每拂曙而笔砚已陈，夜分而膏火未息，凡典籍稽考，档卷细绎，各乡采辑员之采述，各机关团体之来稿，逮夫雁足片简，藓碣残文，达于馆者，靡不寓于目。而山川道里，政教民风，物产丰啬，民生苦乐，以及嘉言懿行，可实地咨諏者，则亲就县人士博采而详征，寡识如建民，亦时承下问焉，稿杀青，又集各乡耆彦参加校阅，孜孜然惟恐有未周者。夫以二公之学问文章，出其余绪足矣，乃于事之慎，居心之公也如是。吁，吾无闲言矣。斯志也，凡数十万言，褒然巨帙，不数月而蕝事，使吾邑后起之英俊，得瞻仰乎前修，则前贤之幸也。上达之君子，建树于国家，而不忘乡邑之政俗，则乡邑之幸也。戎马倥偬之际，微魏公，不足以礼致二公，微二公，斯志之付梓，不克及今而实现。然则斯志之成也，二公岂止结缘于去来今，因斯志之启迪，冀光大于来者，曩尔之三江，亦将不落后于人间世欤。自维不学，何敢赘词，第以忝长议席，常驻会中，昕夕目睹二公之辛劳，而感斯志之完成不易，胥为吾人所不可忘者。不惭累篇幅，爰叙之如此云。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元月三江县临时参议会议长福安乡树声韦建民谨序

三江县志序

广西省政府主席黄序

周以前尚矣，春秋时，三江为百越地，战国，则接壤黔中，秦属桂林郡，汉置县潭中，属郁林郡，三国时，属吴郁林郡，或曰桂林郡，南齐为齐熙郡地，隋置融州属焉，唐设岭南西道分司融水县，宋隶怀远军，元属广南西路，明洪武十三年，升为怀远县，清仍其旧，属柳州府，民国三年，易今名，以其为牂牁、浔江诸水所汇合也。其地，兼丘陵原隰、坟衍山泽；其物，备羽毛鳞介，嘉谷茂林；其俗，淳朴而重礼；其人，磊落而多英。在昔以僻在荒裔，舟车罕至，甘食美服，宛如世外桃源。汉罢珠崖，并弃百越之地，宋挥玉斧，更捐六诏之氓。德祐以还，临安不守，江南士族，转徙于斯，筰路开山，乃疆乃理，门成邹鲁，文物渐臻。现时统一车书，无远弗届。穷发之北，流沙以西，岭海而南，举凡旃裘毳幕之伦，悬度接饮之族，凿齿雕题之胤，头痛身热之区，罔不骋词记述，发挥张皇，矧我甸服邦畿。文教久被，商贾辐凑，黔桂咽喉，襟桂柳而带融都，倚苗岭而枕惹猛。天开图画，群峰之翠黛常新，地遍桑麻，三冬之青黄未了。如无鸿文记载，何以彰治化而昭灵秀。昔虽有志，率尔椎轮，大辂已成，难诏来哲。余以政务鞅掌，少暇旬宣。丧乱既平，宜征典籍。值姜陈诸耆宿纂成斯志，即待付梓，魏县长任重携稿来府丐序，爰书数语，以弁其端。

容县黄旭初敬序

序

广西省财政厅王序

环顾宇内诸民族，其文化萌孽最早，国运绵续最长，迄今正屹立于天壤间者，惟我堂堂华胄而已。神明史迹，早著简篇，《春秋》肇编年之端，《史记》创纪传之绪。自兹以往，史家世出，体制繁兴，官书私著，日以增华。明清以还，复盛纂地方之志。夫以我民族历程如此悠久，事迹如此繁杂，人口如此众多，疆域如此辽广，史乘所收，难于详备。而地方之志，于一地境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诸端之沿革兴替，无论记事记言，均足以补史乘之遗缺，且于先人文献之保存，令谭善行之诏揭，与夫艰苦奋斗之记述，足为后人楷范，进而激发爱乡土爱国家爱民族之念，而使其振厉奋发，循守先业，而益推进之。是则地方之志，岂仅一地方之实录而已哉。三江位本省北鄙，建县于赵宋，迄今八百余年矣，惜尚未有志，明末以来，屡经邑宰多人倡其事，而终成泡影。去冬，敌自三湘入侵本省，北部诸县相继沦陷，惟三江巍然独存，然敌亦两度掠县境，且属内四方义胞云集，国军道出者踵相接，政府苦于劳来之招，人民疲于箠壶之迎，于此艰难万状，烽烟弥漫中，邑宰士绅，犹能致力于县志之编纂，并礼聘本党耆宿姜玉笙、陈学澧两先生主其事，限期脱稿，使三百年来屡经述作而未完之功，得以毕事，良非易易，其亦有鉴于志书之足以振奋后人，激发民族精神爱国观念之效欤。逊志今夏奉命率本省党政军督导团巡视桂北，莅临三江，闻志将付梓，欣忭无已。时值我军捷讯频传，敌寇扫荡有期，而斯志之成，非所以饰太平、彰盛世，盖以浩劫以还，百孔千疮，莫可名状，志成问世，乃以激发三江十余万同胞爱乡土爱国家爱民族之念，使其振厉蹈奋，群策群力，从事于地方新建设。他日河山壮丽，人阜物康，岂三江一邑之幸，抑亦大有裨于国家之富强，民族之绵延，可断言者。因乐应地方父老之请，而为之序。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临桂王逊志序

三江县志序

广西省教育厅长黄序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其要，在纪疆域之变迁，叙人文之演进，使后之人，周览图舆，钩稽掌故，恍然于盛衰之迹，得失之端，探其本源，资以为治，不仅征文考献已也。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寓褒贬、别善恶，使善有所劝，恶有所戒，后之作者，无不奉为圭臬。县志与国史，体裁虽未尽相同，而其旨趣，则莫不一。盖人之德性、功业、志行之美者，历时既久，或湮没而无闻，诚能表而出之，善人喜于见传，则勇于自立，恶人无有所纪，则以愧以惧，其裨益于教化，又岂浅鲜耶。三江建县于宋，其间，存废靡常，文献无征，自明末迄今，邑宰苏朝阳、廖蔚文、林大宏、唐文佐、郑配天诸君，虽先后有作，然日月居诸沧桑遭变，或散佚无存，或编纂未葺，卒无定本。去冬，魏县长任重，当戎马倥偬之时，聘避地南来之士，奋如椽之笔，成积腋之篇，举凡山川、险要、物产、户籍，与夫通材达识、忠孝节义之士之嘉言懿行，罔不详搜博采，悉著于编，使八百余年之历史，信而有征，十四万众之文化，垂而不坠，可谓知治本者矣。昔萧何善史，见图籍而先收，君实多才，资通鉴以为治。他日此志告成，人手一篇，官斯土者，咸瞭于历史、疆界、文物、风尚，其治理措施，固获收因地制宜之效。而生于斯，长于斯，聚族于斯者，习其掌故，读其记载，亦油然而生敬恭桑梓之心，见贤思齐之志，则政成俗美，左券可操，宪政之推行，不难如水之就下矣，岂不懿欤。编纂既竣，魏君乞言于余，余职司敷教，愧未有成，窃喜魏君之有造于兹邑，而又可资以为政教之助也，故不辞，而为之序。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季冬临江黄朴心拜序于广西省政府教育厅

三江县志序

广西省民政厅长陈序

我国古有史官之设，典守文诰、图籍、章程、故事，益史学渊源所自。按周官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是则方志固诸侯之国史也。洎郡县代封建，旧史官守寝失，方志有作，仅成志地之书，此一蜕变也。夫佐政事，因教育，非考前代之典，不能究递嬗之迹，非综当世之务，不能切人伦之用，允宜纵横经纬，融合条贯，期得体要，而征实际。故明清以还，志例渐臻赅博，举凡疆域、地理、建置、沿革、政教风俗、文化学术、物产赋税、前事古迹，审其有关文献，有裨政理，有资人生日用者，罔不搜访采集，裁次纂述，此又一蜕变也。清乾嘉间，章学诚实斋以卓犖之杰，具良史之才，其论述志事，出别识心裁，立为义例之学，成一家之言。尝曰：今天下大计，既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又曰：丈夫生不为史官，亦当执笔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纂修志乘，其一事也。由是观之，可知方志为国史所取材，而纂修之任，固学人所当志业焉。监利姜玉笙、百寿陈学澧两先生，著三江县志既杀青，魏县长任重抵书相告，视为建邑八百年来之绝大收获，而殷殷以序见嘱，虽原书付剞劂中，未及遂先睹之快，顾著录原旨，实包举继往开来之宏愿，且观成于余承乏本省民政期间，终感不可无一言为弁也。三江旧称怀远县，建始于宋崇宁初，厥后存废迭更，迄明洪武十三年复置，乃相沿定制，民国三年易今名。地处省北境，与湘黔边壤略交错，缘地理环境之影响，自昔文物声华，视他大邑稍逊，天然资源甚丰，且民性纯朴坚毅，将来开发，未始不可蔚为康富之区。县志旧凡四修，明万历二十年，知县苏阳朝撰《怀远志略》，至清康熙三十四年，知县廖蔚文取苏志踵事增益，嘉庆七年，知县林大宏复补前所未备，惟规制终狭，且俱散佚，民国二十二年唐文佐任雄署县篆，聘邑绅龙澄波、覃卓吾辈纂志稿，事竣而未槩，盖草创容有疏略，尚待考校润色耳。客岁夏初，省境强半在虏骑铁蹄之下，三江以未沦胥故，乃能于漫天烽火中，成立修志馆，由魏县长兼馆长，姜陈两先生并因避难侨寓其地，应聘司纂事，用竟前功。余意斯志之行，他日可资国史取材者甚多，而两先生出绪余，操牛刀小割，抑亦藉之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章氏言欤。

民国三十五年一月宾阳辅之陈良佐序

三江县志序

广西省政府委员尹序

郡县之志，源于国史，晋《乘》，楚《杻机》与鲁之《春秋》，其滥觞也。李唐而后，代有作者。李吉甫《郡县志》出，古迹特详，宋乐史《寰宇记》成，人物并载。自兹而降，踵事增华，惟识大识小，据事直书，体例谨严，约文见义，参以龙门之先例，与麟经之大法，古今一也。进观其用，在旁搜博采，征信考疑，搜辑旧闻，网罗放佚，右四维而崇八德，备掌故而寓惩劝，昭治鉴以俟采风，立懦廉顽，养成优秀之民俗与良好之风尚，其小焉者也。有官守者，即其书而稽古验今，考镜当地得失之林，利弊之端，与因革之宜，针对下药，救弊补偏，达成建县省、建国家之任务，则为用大矣。故非鎔经铸史，明体达用，蓄道德而能文章之作者，未易操觚。先民有言曰：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意以此欤。本区十九县，一设治局，轮蹄所经，必索观邑乘，首冲如柳江县，志亦失修，他无论矣。三江僻在边隅，毗邻黔楚，其志为明万历间知县苏朝阳所著，清康熙知县廖蔚文、嘉庆知县林大宏，先后重修。民国二十五年，县长唐文佐，复聘邑绅覃卓吾增修，脱稿尚未付梓，然惜简而未备，民国卅四年五月，县修志馆成立，县长魏任重君，于敌人压境，我军与义民云集，戎马倥偬之际，不忘督纂工作，可谓勤矣，更得吾党前辈监利姜实诚、百寿陈涤凡两先生秉笔，匠心共运，于飞机大炮声里观成。寄示原稿，体用兼备，披览之余，觉当年督察所经，风土人情，一一活现纸上，几叹观止，其足以信今而行后，夫复何疑。谨弃数言于卷首而归之，畀付梓焉，且报魏君之请，不敢以不文辞也。平乐正常，尹承纲谨序。

中华民国卅五年七月

三江县志序

广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莫序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然史之记载，不过朝代之递嬗，与夫人事之盛衰而已，不若志之记载，包涵其地理、社会、风俗以及人物、文化于其中，此则志之意义而胜于史之意义，理实明甚。建国大纲，规定以县为地方自治单位；总理遗训，以“地方自治者，国家之基础也，基础不坚，则国本不固”昭示于吾人。是则县之重要，夫曷待言。然县之重要既如此，而富有意义之县志，胡可愒而置之耶。三江主政者魏君任重及地方人士，深明于县志之重要，虽在寇祸严重时期，政局机隍当中，犹将县志修辑，从事弗替，以底于完成，是不惟其毅力之可嘉，而县志之完成尤可贵也。县志将付梓，索序于余，爰摄其重要与可贵之梗概，述之如前。尚冀主政者，暨地方人士，将县志之效能，发扬而光大之，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大端，厘定方针，根据而实施之，则庶几不致隔靴搔痒，而貽茫然之识、郅治之隆，亦可征验而弗谬焉。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南丹莫树杰序

三江县志序

广西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陈序

方志，古未尝以史乘视之，其用在记职方，备辘采，多偏重于志地。自《元和郡县志》记古迹，《太平寰宇记》载人物，其体例一变，而州县志书，亦自此滥觞焉。宋代诸作，渐及兵营贡赋，乡国往事，遂并著于简篇，秩官政绩，亦几布在方策矣。元明以后，踵事增华，其间挾英摘藻，辨体夸词，或徒裨于操觚，或骛博于掌故。《滁州志》除山川物产而外，悉用编年史体，则于义有乖，《安邱志》于典礼雅乐之录，泛及国家通制，则载溢其量。故体用之变，胥有宜加斟酌者。明代县志，如《朝邑》、《武功》，世称善本，及今而论，亦将不足厌时代之要求，故能得其体而达其用，则为近代纂修县志之所难，而又宜三致意焉者也。三江县志所分部门，系参照本省修志纲目，大事记一门，则遵内政部颁办法，党务一门，亦遵省府通令，斯志之体例，毋待赘言矣。而叙述赅核，件系条分。于山川，脉络井然，不逊于剡录；于官师，褒抑并著，不让于武功；纪大事，则史笔犹存；述经济，则食货略备。凡政治沿革、风俗推移、已成之往绩、未启蕴之藏以及道里广轮之数、山泽虞衡之利，皆属详而可征。其书之方式，则正文之外，以媵诸录，间仿范致能吴郡志例，择要夹注，引拾虽繁，朗若列眉，是又博而有要。其更可尚者，则文直而不务刻深，简古而间以平易，偶有笔力不同之处，则采稿非出一手之故。至于论列，皆切中邑情，盖以牖迪为旨，而深达县志之用，以故意匠经营，不必磨砢极微，而能不遗其大，尤见秉笔者之心苦焉。秉笔者谁？监利姜实诚、百寿陈涤凡两先生也。以吾党之耆彦，膺斯邑之礼聘，缩其宏博，抒写一邑，宜乎若松子一粒，而鳞干虬枝，胚形已毕具焉。斯志也，为舆记、为史简，殆又可为一方之政鉴欤。当寇深时，余负第八区行政保安之责，辄往来邻区，有所商讨，遂数至此邦。斯志经始，邑侯魏任重，临时参议会议长韦建民，暨邦人士，即以序相属，愧未能也。然以三江地位，关系抗战之重要，又逆知秉笔者之于斯志，将有造于三江，观成之切不减于邦人，今不数月而竟观成焉。志稿传来，即拨冗而读之，曰：三江县自此有志矣。益以邑侯邦人之续请，不敢再以不文辞，故拉杂书其蠡测，聊以当序云。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全县丙南陈恩元

纂修怀远县志序(旧志廖序)

怀远,古为夜郎地,盖指溶江而言也。考溶江,源出清水江,由古州而达于老堡。古州清水江,皆贵州永从地方,而夜郎城,则在贵州遵义府。盖遵义府,秦时为夜郎、且兰二县地,汉则总属牂牁,原与贵州黎平府相连,故黎平府亦号牂牁,而溶江大梅青旗等处,皆为其所侵占故也。若浔江,原属西粤,三甲民,则柳州之子民也,其余则皆苗瑶侗壮,散处其中,罔知汉之大者也。自宋绍兴十四年(1144)始有怀远县之名,历元迄明初,屡叛不常。洪武十四年(1381)复置县于老堡,布列四镇。洎乎成弘以后,复为瑶所侵,官无宁处。自万历元年(1573)大兴湖广两广汉土兵讨之,至十九年(1591)辛卯,苏公朝阳建立县治于丹阳镇,至是而城垣雉堞,巍然在望,官民得以相亲,向之无定宇者,今有定宇矣。当其时,规模草创,其山川人物,风俗物产之详,取而笔之于书,则缺然其未备也。虽然,建置既成,则纪不容或略,县其可无志乎。志也者,一邑之史也,鲁有《春秋》,晋有《史乘》,楚有《梲杙》,皆一国纪事之书也,其可无志乎。怀远虽僻处天末,然当柳子厚治柳时,风化远及于衡湘,况怀远尚在柳属之内,有不被其声教者乎,则怀邑亦子厚之遗民也。虽其俗朴,其风古,似不足列于士君子之林,然古则有近于质,惟朴可以进于文,所谓一变至道者,将在乎此也。自我朝定鼎以来,民渐淳矣,士渐盛矣,山川人物,渐改旧观矣,风俗物产,渐加隆矣,则所以搦管而纪之者,尚可仍其阙略哉。余自康熙三十三年(1684)春季,奉简命而莅斯土,下车,即访求邑志,咸以阙文对。余笑曰:“所谓阙文者,谓朝有信史也,岂谓全无史乎,况今圣世修文,特命儒臣纂修一统志,十五国皆采风而献之,怀邑虽蕞尔一隅,亦王化之所被也,其一邑风俗之美恶,政治之得失,不取而书之献于宫廷,是自外王化者,何以示劝惩乎?”爰前博采遗文,访求故老,得有生员陈素履之父讳嘉谟者,亦隐者之子衿也,手持一帙,则《怀远志略》也,大率亦创于苏公,其间择焉不精,语焉不详,况官守之废兴,人物之变迁,亦递更矣,百年之内,陵谷沧桑,亦甚不一矣。及今不为修辑之,则天下后世,又孰知有此弹丸之邑哉。于以纂修自任,集诸生而考订之。凡一切天文之分野、疆域之广狭、山川之形胜、财赋之多寡,与物产之土宜、风俗之贞淫、建置之因革、祀典之祈报、灾祥之休咎、官守之□否、人物之淑慝、艺文之体裁,其中条分缕析,一一取而更定之,付之剞劂,以示来兹。笔则笔,削则削,直道犹存,兴者兴,革者革,法戒具在,于是哀然成书矣。非复是此之阙略可比,俾后之官兹土者,民物风俗,开卷瞭然,地土山川,指掌可见。倘异日太史采风,其将藉是以献,则怀邑之情形,或得亦入圣天子之目,亦

远胜于郑监门之绘图也，边方之民，其有豸乎。是为序。

怀远县知县	廖蔚文	纂修					
儒学训导	张映心	同参					
典史	张尊贤						
邑贡生	曹维仑	荣科					
监生	杨生荣	郭其良					
生员	陈素履	曹维岳	曹维嵩	莫世隆	莫世嘉		
	曹永祖	荣略	陈际贵	郭人鸿	曹永祚		
	苗得泽	邹希圣	同校				
象县学生员	廖杰颺	同编					
柳州府学生员	陈太表						

小 序

从来作者谓圣，述者谓明，以孔子之圣，犹不敢以作者自居，况其下焉者乎。然而修明之责，亦未所不得辞也。如怀远志，苏公既作于前矣，其中每多阙略未备，或时事变更，有不得不为之纂修者，然大率皆集其遗文，可因者因之，可去者去之，非任己见，亦求其善而已。至于苏公之前，如知县布恒、萧澄、李惇、马希武等，仅有其名，而自立县以来，迄苏公之上，概不可得而考矣，不妨阙而不书。官守人物，皆书自万历十九年(1591)以苏公立城之日为始，亦删书断自唐虞之意也。其间忠孝节烈，志所未备者，不妨取而增之，其建置始末、征复始末二篇，仍冠于前，所有传记碑文，悉仍其旧，载入艺文，以便观览。分十二则，每则有弁言、有总论，所以踵善增美，以补苏公所未及，苏公璞琢之，廖子丹臚之，苏公其许我乎。但一人见之有限，倘有未备，则又待后之君子。

时大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丙午季冬穀旦，文林郎，知怀远县事，广东省龙门县举人廖蔚文君豹氏再识。

续修怀远县志序(旧志林序)

按旧志叙,县本牂牁夜郎地,去郡城三百余里,乃粤西水穷山尽之区也,宋崇宁中,于三口砦置怀远军,又改置为县,更变无常。由元迄明,至万历辛卯(1591),其中三百余年,若存若亡,即居官之姓名,茫茫无可考,何论其他,记载之略,未有若斯之甚者也。厥后苏君朝阳,迁于今治,官有宁宇,民无贰心,山川风土,俨然为柳属一壮县矣。我朝定鼎以来,车书一统,虽雕题凿齿之区,罔不倾心向化,至康熙十八年(1679)平定镇南以后,重熙累洽,久道化成。三十三年(1693)己亥,龙门廖君,以名孝廉宰治是邑,修废举坠,百度皆兴,又得志略一帙,大概出自苏公,其有择焉不精、语焉不详者,重加更定,陵谷沧桑,随时增补。分为十二则,典而不华,详而有要,惜付之梓人,鲁鱼亥豕,难以识别,然其大者,皆采列于省府二志,后之人得有所考,以为信者,于是乎在,但卷帙甚繁,胶庠之士,白首而未之见,县志志乘之缺,亦当官之咎也。宏自庚申(1800)春月,量移斯地,见其民纯,其事简,安静无为,号称易治,惟志乘尚有缺点,因与两学博周树屏、洗韞玉二先生论及之,二公亦力为怂恿之。公余之暇,乃取廖公所编十二则,及省府二志,互相参考,复与两学博。广为搜罗,凡片石寸简,可供采拾者,无不列之案牍,斟酌损益,总为十六卷。其中有专指怀远而言者,如山川、建置、田赋、秩官、选举等门是也,有不专指怀远,亦可为怀远而言者,如天文、风俗、学校、瑶壮、杂记等门是也。由一邑以至一郡,地有广狭,而事可参观,其时运之升降,政事之得失,物力之衰旺,人文风俗之或隆或替,一展卷而瞭然可观,俾后之人,即流以溯源,因端以竟委,畅然有所劝戒于其心,则是书也,岂惟孜孜焉补前人之缺恨,备太史之辘轳而已哉。属稿既定,复质之二学博,皆曰是当付之剞劂,传之久远,毋徒供一己之把玩为也。爰述其始末而为之序,以俟夫后之同志者焉。时大清嘉庆七年(1802)岁在壬戌仲冬月穀旦,赐进士出身,四科同考试文林郎,知怀远县事,实堂氏林大宏撰。

序

旧稿郑序

县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皆政治之资料也。举凡一县之史实、疆界、地形、地势、土质、气候、物产、风俗、民情、语言、宗教以及政治、文化、经济、治乱等，罔不毕载，吾人诚能斟酌实在之环境，制定适时之计划，一人倡之，众人和之，群策群力，勇往迈进，赶上进化之潮流，则福国利民。胥于是乎赖，善莫大焉。乃以往一般心理，对于县志之内容，于国计民生，有无裨益，于社会人心，有无改进，绝少关心，类以章法之结构，词句之工拙，作好丑之批评。而编纂者，遂亦竞尚辞藻，专事堆砌，以华乱实，以词害意，与编纂县志之本旨，相去日益远矣，抑何其谬耶。三江县志之重修，创于首覃卓吾先生，而亦成于覃卓吾先生，余适逢其会，于全书脱稿之日，得读一遍，先生能以客观之态度，分门别类，从实编载，是亦难能而可贵者也。读者诚能于历次变乱之中，想出所以治理安辑之道，于山路崎岖之中，想出所以发展交通之方，文化落后也，则思振兴教育，以提高文化水准，苗瑶杂处也，则思化除界限，同跻平等之地位，至若山多田少，则大兴种植，畜牧并行，风俗古陋，则亟思改革，惩奖兼施，务求达到交通方便、经济发达、家给户足、智识平等、精诚团结、勇忠卫国之目的，则中华民族，庶有豸乎。幸勿以寻常读物视之可也，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国庆纪念日北流郑配天叙于三江县政府